孔祥狼





- 1. 在國際上首創單克隆抗體親和純化干擾素的技術 方案,在第一個重組人干擾素的工業化流程方面 作出了關鍵性的貢獻;是有關干擾素及白細胞介 素純化和結晶的五項美國及國際專利的發明人。
- 2. 國際上採用現代分子生物學方法進行中藥研究的 先驅者之一。

· 52農化系

- 香港大學分子生物學研究所講座教授、所長
- 3. 闡明了多種來源於植物的抗腫瘤、抗病毒藥物 的結構、功能和特性,建立了利用基因工程技 術大規模生產有關中藥成份的方法。
- 4. 闡明了HCG製品抗HIV(一種導致人類患愛滋病 的病毒)的作用機理、為抗HIV藥物的研製提供 了新思路;擁有五項與中藥研究相關的美國專
- 5. 揭示了Ras基因和腫瘤的關係,在國際上首次發 現Ras基因引起癌變需要磷酸脂酶C及神經生長因 子對Ras信號的作用。
- 6. 研究了β-半乳糖酸的生物合成及調控機理,闡 明了蛋氨酸-轉運核糖核酸(Met-tRNA)的修飾 及轉錄終止因子及他們在蛋白質合成中的作用。 和機理。
- 7. 先後承擔美國NIH、香港RGC、國家863、廣 州市重大科技攻關等等重大課題數十項。
- 8. 已在國際知名和頂尖雜志(如Sciences, Nature, JAMA, PNAS等)發表高水平論文330 篇,論文已被引用近千次,其中單篇論文最多 被引用近千次;主編或参與國際專著15篇。
- 9. 擁有二十多項國際專利。
- 10. 先後獲得NIH傑出成就獎, NIH十大優秀實驗室 主任和香港地區傑出研究獎。



- 1. 1971年-1986年 任羅氏公司分子生物研究所 (美國)生化部高級研 究員、研究主任
- 2. 1986年-1999年 任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生化生理實驗室主任
- 3. 1999年-2004年 任香港大學分子生物研究所所長、首席教授
- 4. 2004年-2006年 任香港中文首席教授



考驥伏攊,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我出生於1942年初秋,正值抗日戰爭 最艱苦的歲月。當年民不聊生,滿目瘡痍的 景象至今仍留在我的腦海。1949年,我隨 家人來到臺灣。在成長過程中,父母一直教 導我們要"精忠報國",我也期待著能夠早 日為國家做出自己的貢獻。

20世紀60年代,隨著臺灣經濟的騰 飛,許多有志青年紛紛前往歐美等發達國家 留學深造。我因為從小對生命現象懷有濃厚 興趣,就讀中興大學時選擇了與生物化學 相關的專業。1963年大學畢業之後,踏 上了赴美求學之路。1969年,我在美國

Vanderbilt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為中國人增光的信念始終激勵著我要在科學研究上做出成績。我在學習和工作上都非常用功,而勤奮也很快給我帶來了回報。1966年,我在國際知名刊物《生物化學雜誌》上發表了第一篇論文。



香港中文大學校園



辦公樓前

此後,我每年都在科研上有新的發現, 並逐漸在自己的領域嶄露頭角,躋身於生命 科學研究的最前沿。1981年,我在美國羅 氏製藥參與開發干擾素,率先在全世界第一 個研製出可用於臨床治療的 α 干擾素,相繼 獲得專利以及美國食品衛生管理局批準進入 臨床的證書。現在, α干擾素已經成為治療 乙肝,丙肝和愛滋病等疾病的關鍵藥物,挽 救了成千上萬病人的生命。此外,我在生命 科學領域還作出了其它一些重要的成果,例 如,研究了β-半乳糖苷酸的生物合成及調控 機理,闡明Met-tRNA的修飾及轉錄終止因子 和它們在細菌生物合成中的作用與機理。闡 明了Ras基因和腫瘤的關系,發現Ras基因引 起癌變需要磷脂酶C及神經生長因子對Ras信 號的作用,是癌基因研究的一項突破。研究 了多種來源於植物的抗病毒、抗腫瘤藥物的 結構、功能及性質,闡明了HCG製品抗HIV的作用機理,為抗HIV藥物的研製提供了新思路。這些研究成果大都發表在《科學》,《自然》,《美國科學院院報》等國際頂尖雜誌上。1986年到1998年,我擔任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生物化學和生理學實驗室主任,1997年被評為NIH十大優秀實驗室主任,1998年獲得NIH傑出成就獎。此外,在80年代,我還曾接受美國電視臺(ABC)"最佳專訪"(The Best Talk in Town)錄影訪問。

1997年,香港回歸,我為之感到歡欣鼓舞。這一年,我非常高興的接受了香港大學的工作邀請。經過多次請辭之後,終於在1998辭去了在美國的所有職務,隻身一人來到香港開始新的研究工作。很多友人都為我放棄美國的終身教授而感到惋惜,但我覺得能夠為自己的國家做出奉獻才是最重要的。在我的帶動之下,一批在國外頗有建樹的華人學者紛紛放棄優厚的待遇回到香港加入我的團隊,使實驗室的科研工作逐步步入正軌,一系列科研成果不斷湧現。



會堂做報告

現在,我雖然已經60多歲了,但是工作精力依然很充沛。我的心情正如曹孟德所言,"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由於歷史的原因,我一生很長一段時間都在美國度過,我想趁自己還有精力,為國家的生命科學事業盡一份微薄之力,為培養更多的高新技術人才盡一份微薄之力。